

袁小修文集

珂雪齋集

文集

明·袁中道著



第一輯

第四十一種

據原刊本排印
貝葉山房張氏藏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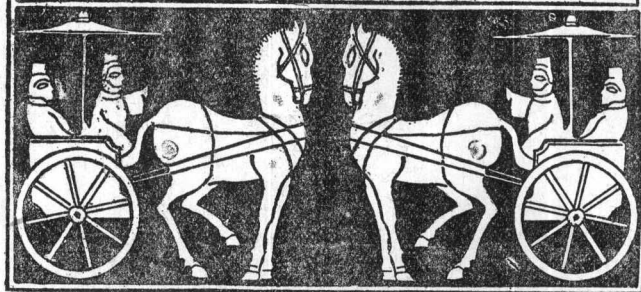
中國文學珍本叢書
第一輯第四十一種
中華民國廿五年七月初版

珂雪齋文集

普及本實價七角
特印本實價九角

撰著者 袁中
校點者 阿蠶
主編者 施靜山
發行所 張貝葉
總經售 上海雜誌公司

上海總店：四馬路三二四號
廣州支店：永漢北路二二四號
南京支店：太平路二四八號
雲南支店：土主廟街四十七號
成都支店：華興街
漢口支店：湖北路中



珂雪齋集選總目

文

卷之一

序

卷之二

序

卷之三

序·記

卷之四

記

卷之五

記

卷之六

記

卷之七

記

卷之八

傳・記

卷之九

傳・碑・行狀

卷之十

行實・墓誌銘・墓表・祭文

卷之十一

疏・募・題贊・表

卷之十二

書・跋

卷之十三

論說・跋

卷之十四

論・其他

珂雪齋文集 卷之一

序

送觀察周公遷光祿少卿序

蓋任事之難其人也久矣。非才之難而實心爲國者少也。天下承平日久。張不勝弛。無法無弊。竇乃萬端。方森森焉如不櫛之髮。而我奈何晏然避生事之名。欲以無事處之。古之君子。居一官則畢能其官。勞怨不問。興百世之利。鋤屢代之害。若其家然。後之人身在局中。而反漠然若局外人。明不足也。而文之曰渾厚。膽不足也。而文之曰鎮靜。其究歸於無毀無譽。安然得所欲以去。若傳舍然。夫涉灝灝者恃長年。走羊腸者恃御師。今率拙任事。而巧避事。天下事復誰望。居恆謂中外亦多故矣。卽肘掣未至。不可爲何。遽使實心爲國者。寥寥如角。及觀監司周公。然後知天下未常無人也。公起家爲劇縣令。以直道不容於時。擯斥家食者數十年。而最後乃佐楚臬。分治江漢之間。公爲人。慷慨有氣節。義所當爲。迅如鷺鳥之發。百步不留行。剛腸疾惡。不可旁撓。家居旣久。動心忍性之餘。骨力愈堅。見地愈卓。明習當時之故。異日者。楚藩之有

煩言也。公曰：楚且變，已而果然。會以一重臣來，人謂楚事弭矣。公曰：變未艾也，已而又然。凡公所以料楚策者甚工，而惜乎不獲用。然公於羣藩控御有法，始以恩信服之，而不可，則用法，藩蔑法不下。楚所以逆銷之甚多，往有名家青衿子奴，與藩卒搏，卒不勝，呼其宗之羣不逞者，直破其門，入其室，擊青衿幾斃，辱及其孥。其家擊建鼓以聞。公掀髯曰：是不畏漢法耶？立逮其魁數十人，至庭中數其罪，以次受罰，皆如令。闔宗壞立戟下，莫敢譁。終公之任，無跳梁者。公之控御多此類。武弁執袴，數其冢，惟力是視。公任其良，稍不檢，褫黜立至。程以訓練，多精兵，而屯賦爲武人。陸海朱紫，其藉莫可詰。乃一一爲稽覈，得其乾沒者治之。屯政清異，時當事者受他指，拓郡城若干丈，地污，惟貯潦水。又於形家不宜，二十餘年來，屢欲復，屢以築室止。公朝建議，夕設版，不浹月，遂如故址。復濬其隍若干里，以達于漢。民益便之。郡東北舊楚王臺榭在焉，皆浩浩乎，匯爲湖。湖漸淤爲腴田，豪家食而不稅。公覈不稅之田若干畝，藉爲賦郡。爲孔道，郵騎項背接。自播變以來，郵卒不堪命者，求去代以新。新者復行金錢祈脫，否則逃去。十餘年來，聚訟鼎沸，有司仰屋歎。公曰：吾得之矣。乃以前淤賦增馬價，於是故者爭出受，事前所叟叟者俱寂無聲。公又謂江漢環抱此郡，如人脈理，不可使不會。昔孟忠襄西引沮漳之水入漢，而後荆東北有水險。是時江水鶴穴入湖，而與漢合。今穴闕不復合矣。試爲石閘，以時啓閉。且海可開。

何疑於江。議成將受事矣。而會公遷去。議者僉謂今天下邊腹多事。何不卽寘公于建牙開府之地。以少展其逸足。而今以貳光祿。母其以函牛之鼎爲臠雞用耶。愚謂當事者姑以此爲津梁耳。行且大用公。且公之屈也久矣。不大伸。何以酬大屈哉。乃愚則重有感于公爲令時事也。追思權門薰轅之時。寒燠惟其呼吸。赤側朝行。則寶書暮下。人有以是爲公地者。而公如不聞。遊龍輿馬自長安來。典衣奴子。橫索金錢。不得則禍立至。人有以是爲公危者。公亦如不聞。謂我爲縣官牧養小民耳。豈以脂膏易一官。然公卒以是黜。蓋至旣遭賈傳之遷。旋下敬通之詆。人固謂直道之果不可伸也。及一轉盼之間。向之炎炎隆隆者。已化爲冷風。爲浮煙。况僂僂而稱掃門人哉。而公之風節久而愈彰。以不用而鬱爲大用。今且津津乎未有涯。又安見直道之果不可伸也。嚮使公俯首而事馮子都王子方輩。可以唾取要津。卽不然而與世浮沉。斂其強項之氣。亦不至濩落如往時然。公卽不濩落如往時。而求完其節。全其品。以伸爲今日之用。無有也。天道倚伏之機。人事去取之衡。亦可識矣。如公者。非百世之師也歟。公之功名。必且爲國之大臣。先祿其津梁耳。天子且重用公。日可俟矣。

送邑大夫方公歸田序

雖有異才清操。命不值則不亨。此非人力也。南唐馮贇云。早知窮達有命。悔不十年讀書。

豈惟事科舉。卽宦途可知也。公以文章宿儒棄去。令予邑。百廢皆興。然前此江不溢。至是水大漲。破城郭。前時歲不甚歉。二三年輒大饑。公行村落中自賑之。小民輒公發富。民廩爲盜。不可治。伴門吏胥公力搜剔。然奸猾山積。公爲民日以羸瘦貧次。骨然天變。人情若此。且公釋科舉而宦遊。以爲可以稍行其志。卒不伸。非命也歟。民貧度支無從出。過客不滿意。則譙詞隨至。以爲公似強項者。孰知公之淳謹甚也。夫送迎之不周。水患之至。城郭圯。倉廩虛。猾民反噬。盜賊多有。此其治狀之可見者也。若夫撫凋瘵如赤子。進之衽席。惟恐傷之。此心之不可見者也。實其不可見者。而摘其可見者。宜矣何憾。公獨不憶初下車時。語予事也。公舉於乙卯。夢人曰。首春官則仕。以此屢試屢黜。至丙戌三十餘年矣。不得已。乃宦得公安。實爲予兄首制科年也。公甫得公安。大驚曰。吾夢所謂首制科乃宦者。其驗歟。考其時。予兄皆未生也。定命如此。夫復何逃。豈進有命。退無命乎。公歸矣。予事科舉無效。惟有志讀十年書。魏武有言。老而能學。惟予與袁伯業耳。公才高學博。歸而澆花種竹。與古人爲伍。亦安往而不樂哉。夫州縣之徒勞。則自古嘆之矣。

贈東粵李封公序

古之隱君子。不得志於時。而甘沉冥者。其心超然出塵囂之外矣。而猶必有寄焉。然後快。

蓋其中亦有所不能平而借所寄者力與之戰僅能勝之而已或以山水或以麴蘖或以著述或以養生皆寄也寄也者物也借怡于物以內暢其性靈者其力微所謂寒入火室暖自外生者也故隱者貴聞道聞道則其心休矣惟心休而不假物以適者隱爲真隱陶元亮之隱也差適矣今讀其詩殷憂內結至于生死遷變之際每每泫然欲涕而姑借酒以降之又安能樂然則自漢以後以道隱而自適其窮者一邵子耳邵子洞先天之祕觀化于時一切柴棘如爐點雪如火銷冰故能與造物者爲友而遊於溫和恬適之鄉彼惟不借力於物而融化于道斯深於隱者也後之繼者其惟白沙先生乎邵子有言學不至樂不可言學白沙之學近於樂矣樂生於覺者也夢中悲歡喜戚無端糾纏忽然一覺而宵莫得所在故白沙洞明心地之後處窮處達無往而不適是之謂樂得其道而內不受物之弊鐵豈待排豁焉白沙蓋邵子以後一人也東粵李公少懷物外之志始抱異才唾取軒裳而竟不得大伸于時僅就一博士以老人固以此爲公侘僚而公暢然自若甫得一官而去之閉門偃息泊然無營或曰此質行長者也或曰隱君子也或曰此古達者也皆非也公蓋學白沙之學者也其于休心忘累之境有所遇焉故終身淪落而無間死生無變于已而况人事之倏得倏失者乎則近時之以道隱者公又一人焉而豈若借適於物者流力戰於牢騷不平者哉雖然隱顯跡也非聞道不能隱非聞道

又豈能顯。而能以道隱者。必能以道顯者也。特抱道者。蓄于用而不及展。而稍稍見諸用者。又矜於氣而不化。假令堯夫明道輩。得伸其用。真儒作用。必大可觀。近代文成一出。功施爛焉。性地之所發揮。概可知已。則白沙與公。皆能以道顯諸用。而不及顯者也。古之君子。抱此道者。以其真自適。而出其餘緒。以及天下。當吾世而不及試。則留以俟後之人。後之人有能行吾道者。道在天下。卽吾之精神在于天下。又何必身有之。今公之喆嗣。置身鏡衡之司。旦暮且陶鑄天下。學公之學。行公之志。畢公所未抒之事業。公之隱而未及顯者。今且津津乎大顯矣。是又邵子與白沙未有之遭也。道德具于生前。而榮華集於身後。赫赫綸綍。下賁泉壤。卽不足爲公加損。而益以見天之久定。吾道之終亨矣。此予所以樂爲述也。

壽潘太碩人八十序

天子郭之間。數有人。譚羽化之術。且曰龍沙之期至矣。所云八百人者。散於天下。而其主盟爲導師者。今在新安萬山之中。蓋唐宋間人也。或隱或顯。緣合者遇之。子聞而異焉。且疑焉。曰真耶幻耶。是不必研踵爾足而至者。可立決也。至新安覓之。無影響。涉重嶺。至婺源。而主於去華潘君之舍。去華有別墅。名小桃源。山水清勝。館予其間。初語予以因果報應之事。令我惴然怖已。語予以升濟神明之說。令我暢然喜久之。若爲孺子可教也。乃語予以先天大易之學。

令我霍然若有所悟。十日之內。往復不可勝記。大略聆之。如牙頰之有丹砂也。如身在清涼之國。而舉胸中柴戟之苦。濯濯乎隨輕風而化也。浩浩焉不飲而酣適。不歌舞而暢快。蓋自有生來。予始知世間有朋友之樂矣。已而修登堂拜母之儀。去華曰。吾母今年八十矣。公來適與期會緣也。可無一言。予曰。予之來也。蓋欲有所遇。而不意其幻也。然今則有所遇矣。昔淨名依於忠孝。今去華登朝抗疏。爲名御史。出而佐郡。爲良有司。歸而養母。嘻嘻爲孺子。慕其忠孝大節如是。而又于盈虛消息之理。灑然而自得。忘苦而忘年。尙當于世上求之歟。是役也。予見世外人焉。并見易遷宮中人焉。不可謂不遇也。予不得更作世間語也。遂書之以爲祝。

壽安遠令田近薇七十序

邑中諸田。號爲大姓。有善人焉。是謂寅山翁。以其力食數百人。旁絕姬媵。生子十一人。十一人者。皆能成立。其中又有善人焉。是謂近薇君。萬曆之二十四年。近薇君以邑令懸車於家。年七十矣。寅山翁固無恙也。稱觴之日。其皤然于上。神明邴然。望而知爲地行仙者。翁也。冠進賢冠。雙鬢猶玄。顏若渥丹。目無旁睨。足無失步。于于然若有所慕。如孺子色者。近薇君也。或斑斑。或二毛。褒衣大冠。揖讓而前者。諸季也。高冠長裾。其來如林。踰踰于下者。君之諸子侄。與諸孫也。諸子稱觴于七十二之父。已奇。七十者又稱觴于九十二之父。則又奇。九十二之父。精神

矯健與七十之子。幾不辨。則又大奇矣。古言世德。不言世壽。然而世壽未有不本于世德者。生也晚。不習寅山翁事。若近薇君。則固所耳而目之者。寅山翁治家嚴。君事之尤宛。問安之頃。翁如甘臥。君以足嘗地始行。翁老脫二齒。君走太和。禱於神。齒復生。人皆以爲孝感。君雁行既多。百計訓誨。以安親心。少年負才氣。可取一第。竟格于數。以明經爲邑博士。久之名大起。遷爲令。數年後。念老親在堂。急解組歸。蕭然無長物。跡君行事。豈不亦篤行君子也哉。且夫天生敦龐渾厚之人。不有極富極貴。以酬其隱德。則必以非常之壽償之。君之天性孝友。口亦不自言。人亦不必知。夫某事孝。人知之。某事友。人知之。未忘臚也。其事有涯。其道屬陽。陽則宣洩已盡。其所得之名。亦足償其實。故往往無厚報。若夫孝矣。人不知其所以孝。友矣。人不知其所以友。閤然而已。其事無涯。其道屬陰。陰則翕聚不散。故天常以隱福賚之。所謂隱福。益又異矣。公卿將相。顯福也。眷屬團圓。歡娛壽考。隱福也。世之公卿將相。雖云炳耀。然其所大不足者。常在父子兄弟之間。與夫壽命延促之中。外若尊貴。內實勞苦。雖樂不真。若使父母在堂。兄弟無故。身其康強。老而不衰。良田廣宅。協長統之言。閒居事親。窮安仁之樂。有陶徵士之逸。而無其酷貧。有榮啓期之壽。而多孫子。雖少炎炎隆隆之勢。其受享已多。而取之天者。亦已腴矣。里人有乞福於帝者。帝曰。若欲極富與極貴乎。曰。不願也。曰。然則何願。曰。不願富。願得中人之產。以養生。不

願貴。願得百石之祿。以逮親。清安無事。壽至百歲。野人之所需也。帝乃大笑曰。富貴任君取。若此。乃上界仙都之樂。吾不許也。凡極富貴與極安樂。壽考人所不得兼。而天之所不能忘也。今君居富貴之中。而又享安樂壽考之福。非有隱德。孰能堪之。予以謂寅山翁與君。皆當百歲無疑也。凡人稱人百歲者。皆諛翁九十二。視聽不衰。君七十如五十許人。以天道人事考之。皆不百歲不止者。君聞之。其能無抵掌而進一觴否。

壽子孟溪叔五十序

有居數區。倚山傍湖。竹木環焉。喬松千株。有田數千畝。不減下時。歲收不知。水旱魚蝦如土。薪不待伐。養馬四十餘蹄。丁鑠郭椒倍之。有別館。貯伎兒。不離絲竹。居然仲長統所云。而豪華不啻焉。村里蕭寂。多溪刻顰之子。誰與享此者。眼前獨見孟溪叔也。叔喜自適。善治生。歲以其餘費。家道不盈亦不落。然豪爽好客。食啖兼數人。精力強健。予嘗笑曰。如叔者。素問難經俱閒物。真可付祖龍鵲倉諸公。當子何處生活。今年五十矣。非惟意興如三十許人。即面貌居然是也。昔伏波薄少遊之言。至見飛鳶跼跼水中。始憶之。幸而功成。即以爲過少遊矣。然年老貪功不置。觀其矯一足而視戰鬪。亦殊可憐。吾又未知所謂勝少遊者。果安在也。予家世農夫。產業膏腴。先王父叔王父。享田間之樂。春初卽了公事。終歲縣役不至門。惟相與飲酒晏笑而

已後稍知讀書。予伯兄仲兄相次列賢書。然兩兄有書來。皆云仕宦苦甚。機關械其內。禮法束其外。不似昔日坐大槐下樂也。若予爲博士弟子。每入試。頭鬚爲白。人生幾何。而能堪之。視叔真天上人。叔且百歲。此別有異福。原不可以養生之常理論。第不知如侄輩者。何時得擲却經牛。事奉杖履於湖山間也。叔聞言大笑。乃謂予曰。阿叔日來。愈知調馬。遂呼兒取馬來。至則超騰而上。一鞭競指湖上。若飛煙。頃之不見。又頃之復還。下馬振衣。顧予及諸客曰。何如。遂相牽入中堂。痛飲達旦。

壽南華居士序

予少時遊武昌。與西陵丘長孺等。結文酒之歡。記九月九日。大會詞客酒人於洪山。方分韻賦詩。忽有客長身修髯。騎紅叱撥。鳴鞭而過。絕影奔塵。忽已不見。羣少年皆騎駿馬。尾之已忽還。下馬入酒筵。不問主客禮。徑就座。食啖兼人。議論風生。諸詞客少年皆屬目卑下之。惟恐不得當。予謂長孺曰。客何爲者也。長孺曰。此吾友新安夏南華也。予稍稍與之語。心異之。坐是得交于南華。且習熟其人。大約倜儻自好。雖操奇贏而折節爲處士長者之行。家世溫厚。而鄙爲纖嗇念。愛光景。自奉養。略如楊王孫。以其暇飲酒聽歌。調馬釣魚。山屐水棹。觴月尋花。蓋自有生以來。未嘗一日作顰眉蒿目事也。予自念簞人子。終日伊吾。志愛豪華。不得少行其胸臆。

私心向慕之。已別去。與南華不復相聞。經諸升沉變態。幾二十餘年。予亦灰心學禪。今年結蘭若於玉泉。偶南華小阮道甫。顧予山齋。乃訊及南華近事。道甫曰。叔氏近日心厭世芬。歸依安養。依然道人行徑矣。予歎曰。有是哉。人生在世。須如弈碁。要看最後數着。若貪世樂。而無所歸宿。卽非佳結局也。然世上山澤之癯。耳絕美聲。目絕美色。口絕美味。彼皆境緣不合。而不得不舍喧而入寂耳。非真能忘情者也。枝葉暫除。而根株自在。有如春草。隨時輒發。又如水之遏逆已久。則其瀑流也必甚。惟豪華之子。久在世塵而生厭離者。其銷除在根株。而其力最大。一厭永不復生。此古人所謂火中蓮也。今南華久處羶薌之地。而晚年乃能厭去。且身體康強。萊妻白首相莊。兒孫羅列。書種相繼。于人間世之福。已極完備。而晚年又得禪定解脫之樂。如此結局。此皆天生異福。不可多得。世間大富貴。人形雖可觀。神多勞瘁。爲世累忙。不知辦道。亦無暇辦道。至老耄。何足欣慕。予有此願。不意南華之先我也。今南華六十矣。前此享世間濃冶之樂。後此享世外清寂之樂。不知與五陵裘馬。儒衣僧帽之顧阿暎。有少分別否也。道甫曰。叔氏今年六十。期在二月之二十日。將往稱壽。乞居士一言。予曰。予所與君言者。足矣。卽次其語以祝。

壽大姊五十序

予同母兄弟四人。其一爲姊。姊兄伯修。而弟中郎及予。少以失母。故最相憐愛。記母氏卽世。伯修差長。姊及予等皆幼。時居長安里舍。龔氏舅攜姊入城鞠養。予已四歲餘。入輸家莊蒙學。窗隙中見舅抱姊馬上。從孫崗來。風飄飄吹練袖。過館前。呼中郎與予別。姊於馬上泣。謂予兩人曰。我去。弟好讀書。兩人皆拭淚。畏蒙師不敢哭。已去。中郎復攜予走。至後山松林中。望人馬之塵。自蕭崗滅。然後歸。半日不能出聲。後伯修偕曹嫂入縣讀書。姊與中郎予皆依兄嫂。育於庶祖母詹姑。每寒夜。姑燔枯。呼四人坐。伯修喜談說古今事。姊喜聽。惟恐語止。自煮茶餉之。伯修復說鬼神奇怪事。緣飾之以相恐嚇。姊與予皆膽薄。燈火明滅。風吹紙窗。真如有物至。大駭啼而走。伯修拊掌大笑爲樂。如此以爲常。以故姊於經史百家。及稗官小說。少時多所記憶。曾與中郎及予。至廳堂後。聽一瞽者唱四時採茶歌。皆小說碎事。可數百句。姊入耳卽記其全。予等各半。姊性端重。匿影藏聲。一一遵女戒。獨好文。強記夙悟。大人每見而嘆曰。惜哉不爲男子。及長。歸于毛氏。姊夫毛太初。少失怙。廢儒課農桑治生。姊少長外家。親見外大父龔公爲連帥。方伯。諸舅起家孝廉制科。貴顯赫奕。外母及姱子輩。戴珠佩玉。服羽翟。金翠陸離。中表兄弟多文士。蘭雪其姿。珠璣爲唾霧。而已顧爲田家婦。縞綦操作。頗能以命自安。無天壤王郎之憾。事姑孝。待妯娌和。馭下寬而有法。中外稱其賢。每鬻者過門。度外所與直。少詘。或從後屏益之。